
第三场 讨论

主持人：张三夕（华中师范大学教授）、森秀树（立教大学教授）

【张三夕】我先请教中冈先生一个问题。“临床哲学”这门课程是对医疗专业的学生，还是对非医疗专业的学生开的课？据我了解，在中国的大学，还没有此课程的设置。此课程是日本学者创立的吗？还是借鉴了西方应用伦理学的影响？“临床哲学”和“临床医学”有无关联性？我以前读过福柯的《临床医学的诞生》，也译为《诊所的诞生》。这是否与此有关？

我还对李萍教授提一个问题。李教授的论文讲中国的社会分层和中国人的生死观。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。她把中国的职业分层分为五大职业，第四是工人，第五是农民。但是，从中国的现实看，职业分层有很多模糊的地方。比如，农民工，既有农民的身份，又有工人的身份。但是，又不是纯粹的工人，纯粹的农民。在打工时，是工人，回到家里种地时，又是农民。在现实的中国社会，此类现象很多。这些农民工的生死观，与纯粹的工人和纯粹的农民有何区别？在你的研究中，对此模糊身份的人，及他们的生死观是如何看的？以上是我提的两个问题。

【中冈成文】谢谢张先生的提问。首先，“临床哲学”不是对医学系学生开的课。当然，“临床哲学”这一词语的误导性是很强的。因为，这一词语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临床医学。“临床哲学”中“临床”之意，是我们站在有病痛的人的床边的意思。此外，“临床哲学”这一词语的出处在哪儿？我对此也不太清楚。只是和“临床哲学”相类似的还有“临床伦理学”，这个概念是来自美国

的。日本国内也有人从事“临床伦理学”的研究工作。比如，清水哲郎先生。我本人也参加了某医院的伦理委员会，监督某种药品的临床实验是否正确，这与其说是“临床哲学”的工作，不如说是和“临床伦理学”，“生命伦理学”有关系的工作。据我所知，最早有系统性地使用“临床哲学”这个概念的，应该是我的同事，鹭田清一先生。但在他之前也有人用过“临床哲学”一词，所以到底是不是鹭田先生的原创，我也不太清楚。

【李萍】 谢谢张老师的提问。第一点，我不太同意“农民工”的称谓。在刚结束的七届人大中，用了“进城务工人员”的说法。日语用“出稼ぎ労働者”，是外出务工者的意思。“农民工”一词包含了两个不正确的信息。一是要农民城市化，要农民改变身份，是对农民的一种排斥。因为，农民进入城市后，不被接纳，不得不重新返回农村。这不是农民的意愿，而是由不合理的制度所造成的。二是“农民工”的称谓，反映了人们的职业意识很淡。应该说，职业称谓应与当事者的出身无关。农民做工人的工作就应该被叫作工人。农民出生的人在自身上被打上了一个记号。出身于农村，就永远是农民。这是一种职业上的差别。也表现了我们在职业意识上的差别。

我回答张老师的第二个问题。在职业的五大部分中，有很多中间层。比如说，在农民和工人之间，在职员和工人之间。任何一个抽象的分类都有其局限性。不可能包括所有的具体细节。在职业划分中，我主要是从职业的角度，而不是以出身来划分。农民出身的人来到城里从事清扫工作等，就应该被叫作工人。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，职业分层和职业流动有很强政府的意识。是由政府引导的，民间自发的东西很受限制。所以，产生了“农民工”这样的畸形的，或不合理的现象和群体。

【郑晓江】 感谢李萍教授精彩的演讲。我提两个问题：一是我认为生死观不是铁板一块，生死问题是最具个人化的问题。与其它很多有普遍性的问题不同，生死问题有其多样性的存在。李萍教授从身份，职业的角度来探求生死观，其方法是正确的。你在论文里讲到中国古人用“不朽”来联系“今生”和“死后”，“不朽”的东西是三个：德，言，身。中国古代讲的是“立德”，“立功”，

“立言”，为什么说“立身”？这是一个问题。更加重要的是，身体的“身”怎能“不朽”呢？谁要发明不死之药当然很好，我不知道“立身”是何意？你谈到做高层工作的人可以“立德”，“立言”，为什么低层的人可以“立身”？我不明白。

第二个问题是有关“生死学”的概念的很重要的问题。傅伟勋教授在80年代末期提出了“生死学”的独创概念，在古希腊，古代中国有“死亡哲学”。在医学，自然科学中，有“死亡学”。傅伟勋创立“死亡学”的概念，是根据中国人的思想，是以生同死，把生，死看作同一问题。反过来看，日本的“死生学”是否是以“死亡”为中心？以死同生？

【李】 中国古人讲“三不朽”：“立德”，“立言”和“立功”。我在论文中写的是“立身”。原有“立功”的说法，没有“立身”的说法。我写“立身”是“立功”的引伸意义上的解释。“功”是指一种行为，不是指“身体”，原本应该是“立功”，谢谢郑老师的订正。用“立功”的说法较恰当。原文确实是“立功”，但“立功”也好，“立身”也好，就是指用自己的行为来确认自身的价值。

【森秀树】 在《孝经》里有“立身”一词。它并不是新奇的說法。下面请竹内先生回答“生死学”和“死生学”的问题。

【竹内整一】 在日本明治时代已出现“死生”一词。日语中也有“生死事大”这样的词语，“生”和“死”的顺序是随时有变的。西方有“Death Studies”，“Thanatology”，这些是“死亡学”。我们不想偏重于“死”，因此起了“Death and Life Study”这么个英文名字，其翻译词就是“死生学”。可以说我们是“生死并重”。

【森】 我觉得“生死学”或“死生学”与我们平时的日常生活有密切的关系。我们只是“纸上谈兵”是不行的，我们要积极讨论日常的现实生活。